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六十五回 下岳飛大理寺獄

卻說周三畏回到家中，悶悶不悅，背叉兩手，仰天嗟歎：「常言道，得寵思辱，居安慮危。看那做官的豈謂之榮？如岳太尉，似這等大功勞，天下人仰望他，今日反遭斯辱。量區區只是個大理寺丞，微如螻蟻。且如韓信、伍子胥，這等大不能自保其身，卻不如張良、范蠡歸山泛舟而去。今我只是屈勸岳飛，上逆天心，下悖人理。朋惡相濟，遺罵於萬年矣。若是不從奸賊之謀，必被其害。不如棄職休官還了朝廷，歸山辦道，脫了是非，豈不保全殘喘。」就解下束帶，換上麻縑，脫下羅袍，穿上道服襖頭，象簡安在中堂，潛身走脫不在話下。次日早晨，吏卒報與秦檜曰：「夜來有大理寺丞周三畏勸問岳飛，因見事有冤枉，晚夕回家，脫下冠袍束帶，盡夜走了。」秦檜大怒曰：「如今便要差人捉去，奈有這樁事未了，且待殺卻岳飛父子，然後捕他未遲。」乃使人去催何鑄鞫斷。

何鑄正在府中，自體岳飛一事，亦察其冤。又見秦檜遣人來催問，鑄即往秦府見檜，白知：「岳飛謀反事情，實無證驗，丞相休得屈人。」檜曰：「此出上意也，非吾所得專。岳飛本有通謀，王俊首狀已具明白。中丞何謂屈之？」鑄曰：「鑄豈區區為岳飛者？強敵未滅，無故戮一大將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長計。」檜語塞。何鑄已退去。

秦檜知鑄不為問理，乃改命御史大夫万俟卨同大理寺評事元龜年，「他兩個平日在我門下往還謀些私事，我不曾阻他。

如今著他兩人問這樁事，必然不敢違我主意。」一時呼召二人來到相府，謂之曰：「岳飛父子與張憲謀為不軌，我委周三畏勸問，他原來與岳飛有同謀之心，怕死走了。今特委你兩個，問成這樁事，加你大官？」万俟卨曰：「丞相放心，我與岳飛舊有仇恨。此事只在下官身上要了，不必憂心，只要丞相與我二人做主。」二人入到大理寺獄中，只取出岳飛來，看他一一招成謀反事情。這兩賊非法用刑，將岳飛渾身拷打，皮開肉裂，死了用水噴活再打。又用檀木攢指，傍立二人用杖敲打，然後二人拿住攢指斷扭。左扭右扭，扭得岳飛頭髮撒開，就地打滾，指骨皆碎。如此酷刑，他只管眼下，不顧析害，滅門絕戶。他本無反情，難以屈招。苦打將有兩個月日，不成其獄。忽有人對元龜年說道：「可把策應淮西不即提兵東下之事問他。」龜年到第二日，將這言語万俟卨商議，万俟卨大喜，就取出岳飛來問：「你在鄂州，朝廷不次宣召你提兵東下，策應淮西，你卻在途遷延不進，意在窺伺朝廷勝負。兵勝則進，兵敗則反。明有是情，何得抵賴不招？」岳飛對曰：「承詔領兵東下，沿途追殺金兵，累有御札止我人馬不須前進，現存御書可昭。」那万俟卨無事可證，乃以其言臬白秦檜，就遣人前去鄂州岳飛家下，詐取他前後頒降詔敕，盡數取回，入於內庫，無可稽考。

万俟卨又取出岳飛問曰：「你與諸將同領大兵北討，你所部人馬屯在朱仙鎮。朝廷宣召諸將回兵，其劉錡等即日領兵還朝，為何只有你一枝人馬不肯班師？前後一十三道金牌召你，你亦不肯回兵。這必懷異心，好好逐一從實招承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岳飛曰：「我一生立心務要恢復中原，雪國之恨，用了十年之功，追趕兀朮到於朱仙鎮，離去京師只有四十五里。那時兀朮怕我兵勢，棄了汴京北走。兩河豪傑，守臣父老，頭頂香盤，待我兵到。此時朝廷若寬我三日限期，必定克復汴京，迎回聖駕，然後進取燕雲，直搗黃龍，報復國讎，迎取先帝、太后回朝。此乃是我平生之願，有何異心？皇天后土，可表我心。」言畢，呼天叫地，氣堵咽喉。兩行吏卒無不動情。万俟卨亦無言可問，喝令獄卒：「不要聽他胡說。快寫招服便罷，若是不招，性命只在目下。」岳飛被他刑苦不過，謂万俟卨曰：「與我紙筆，待我親供，死當瞑目。」万俟卨、元龜年大喜，即令吏典遞與飛紙筆墨硯。

岳飛接了，從頭至尾，寫下一張，遞與万俟卨。招詞曰：

武勝定國軍節度使、神武後軍都統制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、節制河北諸路招討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尉、武昌郡開國公岳飛狀招右：「飛生居河北，長在湯陰。幼日攻書於河內，壯年掌握軍馬於淮西。聞知明主中興，草萊後進。正值宣撫版蕩藝祖之洪基，復遇靖康飄散皇都之大業。三千粉黛，一日遭胡狗之凌；八百胭脂，霎時被臊狐之賤。萬民切齒，群幸相依。幸獲聖主，龍飛淮甸，虎據金陵。帝室未完，乾坤絕造，就不想二帝埋沒於黃沙，卻乃縱奸臣擅施於威福。丞相專主通和，將軍必爭用武。因斯宣回四鎮諸侯，故以罷去八方守將。位雖進至三公，權卻退歸兩府。其韓制置畏權而懼勢，張樞密借命而顧身，劉錡志守江南，沂中心拋淮北。岳飛折矢有誓，與眾曾期東連海島，學李實力跨海征遼；南及滇池，仿諸葛七擒七縱。南延蔥嶺，習班超辟土開疆；北平流沙，似平仲添城立堡。先俘胡虜，乾廷拜舞。次迎帝母，內殿安然。方表中原一統，始為天下獨尊。仍滿飛心，可全於志。昔者群雄並起，胡馬縱橫。區區奮身田野，擒草寇於鄴州；注籍戎行，殺張超於進郡。王索樹兵於太行，兵臨即便擒來。女真驅眾入金陵，馬到就皆遁去。威方本吾家叛將，鞭指看人馬荒奔；王善乃我土群雄，旗揮處狼煙自息。觀楊鷓子如手中之物，睹張莽蕩如腳下之塵。四太子不敢正視中原，十大王焉能偏居一水。鄆城廝殺，砍番虜將屍積堆山；汴水相持，戳倒胡兵血深似海。北方聞我兵進，人人身搖膽破；南嶺見吾旗至，個個手亂腳忙。朱仙鎮上，百千鐵甲奔逃；虎將麾前，十二金牌召轉。我則辭兵退職，予乃入隴耕耘。因非和議，有賊權奸。為復故疆，乃誅忠直。誘人告吾謀及，將飛賺入監牢。千般供辯，並無抱怨朝廷；萬種思量，豈敢辜忘聖主。飛今死去，閻羅殿下，知我忠心。速報司前，本無反意。天廷不味，必有相府奸臣，難分皂白；地府有靈，定取大理寺官，共證是非。右飛所供，並係的實。如有虛詐，願伏具刑。不詞。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岳飛供狀。

万俟卨、元龜年二人，觀其招狀不是服辯言詞，喝令獄卒：「須下無情拷問。」岳飛被其百般吊打，無處伸冤。父子各在一監，三人俱不得相見，各另拷打，此苦何當。似這等冤枉，誰人不知，只無一個敢向前說一屈字。那時奸賊秦檜專國威權，欺君罔聖，但有一事吩咐，誰敢不從，生死從流，只在眼下。

因此王貴、董先、於鵬、孫革等怕死，從他所使，來證岳飛，誰敢出一言說他無此事者。時有大理寺卿薛仁輔、寺丞李若樸、何彥猷眾人到相府，告秦檜曰：「岳飛之事多有不明，伏望丞相與其辨之，庶不冤枉。」檜曰：「汝眾人安知其有冤枉？」仁輔曰：「朝廷中外皆知之，何獨我數人乎？」檜大怒，拂袖而入。次日，薛仁輔等皆被貶黜。判大宗正寺趙士僚謂秦檜曰：「我體訪岳飛之事，委的冤枉。今日中原未復而殺忠臣義士，此實棄忘二聖於塞北，而不欲恢復中原之故地也。我今願將家下百口性命保之，若果有此事，我之一門情願受死。」秦檜不聽其言，復奏貶之。

卻說樞密韓世忠知岳飛父子之冤，乃親至丞相府，謂檜曰：「我素知岳飛父子心實無此事，休要屈人。」檜曰：「岳飛之子岳雲與張憲畫謀選其父兵柄，事雖不明，觀其事體莫須有？」世忠曰：「只這『莫須有』三字，如何服得天下人口？」因大怒而返樞府。次日，復抗疏言：「秦檜通情金國，專主和議，每自欺壓人主，政事紛紛出其門者，殆無虛日。陛下若不早正之，恐致誤國，悔無及矣。」疏上，秦檜知之，使台臣劾奏其非，高宗不聽。世忠見不容於檜等，連疏求罷去官爵。高宗見其切於乞退，乃允其請，遂罷為醴泉觀使，封福國公，進封咸安郡王。世忠自此閉門絕客，再不言兵事，每日乘驢攜酒，引著兒奴，游於西湖，澹然自樂。平日相知將帥，罕得會面。又有一個不怕死的民人劉允升，上言訴岳飛之冤。報入丞相府，秦檜大怒，將劉允升拿送大理寺獄勸問與岳飛同謀反，死於獄中。